

断肠花

柳残阳 著

## 《断肠花》内容简介

“铁卫府”主人君惟明，因武艺高强，天下无敌，被江湖黑白道上好汉称为“魔尊”。不料被自己的挚友童刚设计陷害，在前往悦丰钱庄处理事务之时，误饮毒酒遭暗算，身陷囹圄，受尽摧残折磨，还被逼迫带路去寻找自己藏珍宝的山洞。

人面兽心的童刚一面发布君惟明遇难的噩耗，一面伙同君惟明的未婚妻接管了君的基业，君惟明的忠实仆从和部下相继遭到暗算、残杀，有的被打入死牢。

历尽磨难的君惟明，在开启自己藏宝山洞的一刹那，被隐居在洞中的师叔解救，侥幸生还。又因为他的正直、刚毅、勇敢顽强，感动了绑架他的“红蝎”金薇。在金薇及她的一家帮助下，君惟明开始了血腥的复仇：手刃叛徒，让阴谋的策划者童刚碎尸万段；丧尽天良的未婚妻羞愧得自刎身死；参与陷害他的人格杀勿论。与此同时，君惟明又同“红蝎”金薇萌发了新的爱情。

作者并没有有意渲染人类之间的血腥残杀，把笔下的武林豪侠神化，而是赋予人物以灵、肉、情感。把主人公在柔情与仇敌，正义和邪恶面前矛盾的内心展示无遗。读者可以从主人公的复仇中，体会到他内心深处爱与恨交织的痛楚；从刀光剑影的残杀中，感受到人类良知的复苏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|
| 第 一 章   | 长安霸主 | ( 1 )   |
| 第 二 章   | 迷雾疑云 | ( 15 )  |
| 第 三 章   | 留狼于室 | ( 30 )  |
| 第 四 章   | 阴毒陷阱 | ( 39 )  |
| 第 五 章   | 赶尽杀绝 | ( 56 )  |
| 第 六 章   | 袖里乾坤 | ( 70 )  |
| 第 七 章   | 枷下对美 | ( 77 )  |
| 第 八 章   | 咫尺天涯 | ( 92 )  |
| 第 九 章   | 阳世阴境 | ( 106 ) |
| 第 十 章   | 万宝之穴 | ( 114 ) |
| 第 十 一 章 | 魔尊魔计 | ( 129 ) |
| 第 十 二 章 | 仇眼将赤 | ( 144 ) |

|       |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三章  | 棋高一着 | (152) |
| 第十四章  | 以牙还牙 | (167) |
| 第十五章  | 人为财死 | (179) |
| 第十六章  | 铁石心肠 | (188) |
| 第十七章  | 酷厉之刑 | (198) |
| 第十八章  | 毒腕沥血 | (208) |
| 第十九章  | 法外施恩 | (212) |
| 第二十章  | 血手将伸 | (227) |
| 第二十一章 | 忠义仍存 | (238) |
| 第二十二章 | 剖恨论仇 | (248) |
| 第二十三章 | 断肠笠剑 | (262) |
| 第二十四章 | 铁胆柔情 | (279) |
| 第二十五章 | 煞威初现 | (286) |
| 第二十六章 | 血掌毒铤 | (303) |
| 第二十七章 | 恕命制心 | (318) |

|       |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八章 | 云暮风凜 | (325) |
| 第二十九章 | 辣手索仇 | (341) |
| 第三十章  | 血眸慑逆 | (355) |
| 第三十一章 | 血凝痛泪 | (362) |
| 第三十二章 | 崖下定计 | (378) |
| 第三十三章 | 金家群梟 | (392) |
| 第三十四章 | 知己明彼 | (399) |
| 第三十五章 | 入瓮夺魂 | (417) |
| 第三十六章 | 一点灵犀 | (431) |
| 第三十七章 | 刀子庄内 | (437) |
| 第三十八章 | 旧地故人 | (453) |
| 第三十九章 | 不堪回首 | (467) |
| 第四十章  | 身入虎穴 | (474) |
| 第四十一章 | 金鼓隐隐 | (491) |
| 第四十二章 | 不屈忠魂 | (506) |

|       |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|-------|
| 第四十三章 | 重重干戈 | (513) |
| 第四十四章 | 铁胆虎血 | (529) |
| 第四十五章 | 大隐于朝 | (543) |
| 第四十六章 | 感敌为友 | (552) |
| 第四十七章 | 不速佳人 | (568) |
| 第四十八章 | 明之以义 | (579) |
| 第四十九章 | 西疆二鼎 | (586) |
| 第五十章  | 亲仇不解 | (603) |
| 第五十一章 | 扬长远颺 | (616) |
| 第五十二章 | 欣逢故人 | (622) |
| 第五十三章 | 细证真凶 | (640) |
| 第五十四章 | 得失叙往 | (652) |
| 第五十五章 | 古庙魅影 | (659) |
| 第五十六章 | 血光寒刃 | (676) |
| 第五十七章 | 剑幻链毒 | (691) |

|       |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|-------|
| 第五十八章 | 因果分明 | (699) |
| 第五十九章 | 铁血知交 | (717) |
| 第六十章  | 战云弥眼 | (732) |
| 第六十一章 | 剖心诉情 | (738) |
| 第六十二章 | 天禅杖怒 | (756) |
| 第六十三章 | 兵临城下 | (768) |
| 第六十四章 | 挥戈索仇 | (776) |
| 第六十五章 | 血债血偿 | (791) |
| 第六十六章 | 仁恕长存 | (810) |

## 第一章 长安霸主

这是一柄外表看上去美丽而又奇异的兵器，有四尺长，柄杆是银色的，把手用紫檀木装成，有四道指凹，柄与杆相连的地方垂着一圈柔软的黑皮套索，顺着银灿灿的柄杆望上去，有五根姆指粗细的钢条自杆身分开，组成一个同心弧形又收拢于杆顶，看去，就是一个中空的瓜形图案。

那五根钢条本身并不是浑圆的，打磨得锋利无比，就像五把弯刃，闪耀着蓝汪汪的光芒，在五根钢条束拢的顶端，更有一枚两寸长的尖锥伸了出去，似是一只魔鬼头上的角！

此外，角旁还嵌着两串如小孩巴掌的金月形薄片。略一振动，即会发出清脆的撞击声。

这柄兵器的外形便是如此，只要一个懂得什么叫“死亡”的人，他便会明白这件东西正是送你到那个境界去的最佳工具；它极像佛门中的禅杖，只是短了很多，而且式样也凶恶了点！

现在，这柄兵器正在轻轻摇动着，它上面的两串金月形铜质薄片哗哗的抖撞，一双修长而白晰的手，用一块棉布蘸着油，珍惜地细细拭擦着它。

这双修长白晰的手，是这位年轻人的，他有两只海一样深邃，冰一样冷酷，又梦一样迷蒙的丹凤眼！

眉毛是浓黑而微微斜耸向鬓角，鼻子端正而挺拔，唇红齿白，每当唇角撇动，便带有一股似笑非笑的瞞人意味。

嗯，不折不扣的一个美男子，假如，他能在双瞳中少露出些寒森的光芒，多漾出些迷蒙，嘲弄，或挑逗的神情，那他给人的印象一定便是和谐而可亲的了。

他身上是一袭白袍，袍袖各绣着一朵金色的“断肠花”，花形十分独特，有六瓣细长微卷的花瓣，九根相互交叉的花蕊！

“断肠花”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奇卉，中原一带绝无。它只生长于大漠深处的石隙里……

舒云忙道：

“公子放心，一切俱已妥善，只待启程了。”君惟明用手揉揉面颊，有些感喟的道：

“近年来，道上的规矩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我们铁卫府支撑着偌大的局面，大小事情凭我的‘黑羽箭’也能解决；可是，自去年立秋以来，连出了四次大底漏，‘黑羽箭’竟也有些朋友不肯买帐了，非得劳动我们的人，或我自己亲自出马不可。舒云，你知道，这里面除了显示江湖中仍有一干不开眼的角色外，还有什么其他含意么？”舒云沉吟了一下，谨慎的道：

“这个……还请公子明示。”君惟明冷笑一声，道：

“很简单，这显示着可能已有一股我们尚未察觉的暗流在形成，一股反对我们，打击我们，阻挠我们的暗流已在形成！”舒云惊愕地道：

“反对我们？打击我们？阻挠我们？公子，你老是说，呃，有些人想和我们铁卫府过不去？是在长安及陕晋这方圆万儿八千里的地盘内？”君惟明点点头，道：

“不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舒云咽了口唾液，呐呐的

道：

“那些人，可是吃错了药？要不，便是有些迷糊了……他们也该晓得，铁卫府的声威震动半边天，铁卫府是用血和命在这里扎下根的，没有人能摇动得了！”君惟明笑了笑说道：

“舒云，你也太自信了，连高山大海都会移转湮灭，渺小的铁卫府又算得了什么？不要过分轻视对方，须知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我们大家凑合着维护这个局面，心力尽到了，即便不能圆满，好歹也认命。其实，铁卫府也不是容易扳倒的！”舒云淡淡的眉毛皱成了一条黄疏疏的暗纹；他微带忧虑地：

“公子，明日之行，我老觉得不大对劲……照说，南松城我们那家钱庄是由青豹杨陵主持着，而杨陵又是府里派出去的好手，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叫五个蒙面人洗劫一空，结果连人家的来龙去脉也没摸着？杨陵不论心计或武功都是相当老辣的，这一次他竟会如此糊涂，实在太出人意料！”静默片刻，君惟明道：

“不要太责怪杨陵，他已经十分难受了。舒云，人都有失算的时候，就连我也不能例外！”

“公子，我追随你已有十二年之久，从你稚髻方除直到今天。但是，我还想不起你在什么时候失算过……”他顿了顿又道：

“‘西土有佛，北地出魔’！公子，就凭你，铁卫府的魁首，北地千万里的武林霸王，任什么事你也一定出不了漏子的！”君惟明大笑道：

“小子，用不着把道上流传的那些歌诀搬出来奉承我。

姓君的从来不吃这一套。固然‘西土有佛’，但北地也不是就只出了我这个‘魔’，厉害的人物多得很。而且，我并不承认我是‘魔’，大家都知道，君惟明是一个拥有百家行号，资财雄厚，产业无数，生意买卖遍及北地及江南一带的殷实商绅。唯一与其他商绅不同之处，便是不请保镖护院，不买任何邪门江湖黑白两道角色之帐。另外，就是略微年轻一点而已。是么，舒云？”舒云低低的道：

“表面上是如此。”君惟明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当然，骨子里虽然我还是这个圈子的头儿，但也只能让人家认为我们仅是老板伙计的关系，不可叫那些老实的朋友们过于含糊了！”舒云表情古怪的道：

“但是，公子，他们早就敬畏我们了，他们晓得铁卫府是什么样的地方，更晓得公子你是什么样的人物！”君惟明耸耸肩，笑道：

“那也无可奈何，我们的锋芒收敛得尚不够！”舒云道：

“对那些商家和道上的朋友，我们一直都是仗义资助，尽力维护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公子，要想对那些平实商绅隐瞒我们武林中的身份，对道上同源掩护我们在基业上的地位，都是十分不易的……”君惟明颌首道：

“所以说，双重面貌就难扮了。好像在江湖上混就不能正式做买卖，正式做买卖就不能同时跻身武林。我们也熬过十多年了，舒云，其中滋味，不好尽说，是么？”舒云微笑着道：

“一下子是掌柜的与人论斤两谈交易，十足买卖人嘴脸；一下子又带着家伙和小子们刀来拳往变成了江湖客，公

子，你说，我们过得多绝？”君惟明舐舐嘴唇，道：

“我常想，我们这些人逐渐打进了买卖行，虽处处显得有些束手束脚，但也比武林中上者设场教徒，保镖走马，下者打家劫舍，落草为寇高明得多了，至少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！”舒云点头笑道：

“公子说得是，这十几年，也亏公子带着我们这般老弟兄走上正路，从走单帮，阻大道，跑码头，劫肥羊，逐步开设了赌馆，酒楼，更从赌馆，酒楼扎下了根基，又陆续增营绸缎店，山货行，钱庄，银楼……强似以前那些日子太多太多了，起码心理上够安憩满足……”君惟明一拍手，道：

“为了交结你们这批活宝，我老爹老娘遗下来的偌大家产耗了个精光。我如果不早点动动脑筋，哼，只怕现在我还得领着你们这干人打家劫舍，干那无本生意呢。成天和仇家打遭遇，和官府的海捕公文捉迷藏，可真够受……好在今天总算有个眉目了，你们九个人也个个脑满肠肥，似模似样啦；早年花掉那些钱财，如今只怕赚回百来倍还有余……”舒云挪近了一步，道：

“公子，你那个时候大约至多十七八岁吧？却一点也不像江湖中人，完全是一派候门巨第出来的公子哥儿模样，白生生的，俏软软的，就像风都吹得跑，一巴掌能打你三个溜地滚……”君惟明一眨眼，笑道：

“后来呢？”舒云尴尬地一笑，道：

“当时我们已经相当有名气了。你老人家那副吊儿郎当，神气十足富家公子脾气，一入眼我们就看不惯。恰好我们几个人正在那座向善寺的后院商量一桩买卖，你老人家背着手晃来晃去，摇头摆脑地不肯走；我们早就看你不顺眼，

认定你是有心前来捣蛋，说不准还是那一边来卧底的奸细，焰龙方青谷第一个忍不住就上去找你碴子，那里晓得还没有来上几下，你老人家一巴掌……唉！就把方青谷打得三个溜地滚！”君惟明大笑道：

“后来，你们就更不要脸了，四个高头大马的狗熊汉子一起上，好家伙，还真狠着呢，像是一起手就要生剥了我似的……”舒云摸摸左腰，像是还有余痛似的道：

“公子，你当时的身法简直又快又绝，我们四个全吃了大亏。我左腰眼上的这一记，差点就痛得我闭过气去……相隔十几年了，每一想起，不觉还心颤胆寒，余悸犹有……”君惟明伸直两腿，又晃动着双臂，笑道：

“人与人之间的‘缘份’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。舒云，我在十五岁时已经给人家渡过魂，武林朋友称我为‘魔童’。碰着你们时我十七岁，那时我有一种要不得的念头：对手之下，不留活口。可是，自那次我和你们相遇后，我非但没有想宰杀你们，反交成了朋友，不仅交成了朋友，更厮守至今，在基业发展上互倚互重，在生命血脉上相托相赖，宛如亲手足，亲骨肉。看这情形，我非得和你们一辈子粘缠下去了，嗯？”舒云动容道：

“公子，若不是你，我们弟兄们恐怕谁也没有今天这等衣暖食足，出马入阁的风光……”君惟明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你也不要如此谦虚，今天的局面，并不是凭我一己之力便可以造成的，是靠大家齐心协力，团结无间。十二年来，铁卫府的威名蒸蒸日上，铁卫府‘九煞’、‘三豹’、‘一郎’的声势亦传扬江湖，如风遍野。相应的，铁卫府的各种生意也越做越大，交易日甚，大家全都有了成就，至于

我，唯一的收获便是从‘魔童’变为‘魔尊’了……”舒云低沉的道：

“公子，外边一些不明就里的人，一提起你老的名号来莫不谈虎变色，都以为你是杀人如草芥，凶狠如虎狼的阴毒残酷之徒。其实，他们全错了。公子你的狠辣，也得看是对哪种人，并不是对每个人都这样的。我们府里上下弟兄，谁不认为公子是天下一等的好人？”君惟明一挥手，笑道：

“少灌我迷汤。我从来就不管人家怎么批评我，议论我，‘魔尊’这两个字本来并不好听，便是我想取个文雅点的名号，又有什么法子呢？这不是我自己可以决定的事……”他感叹一声，又道：

“舒云，莫忘了，有些朋友还说我风流好色，经常拈花惹草，就差点没把我形容成皇帝老儿，后宫中还藏着佳丽三千了……”舒云失声而笑，君惟明在他的笑声里站了起来，在房中踱了几步，他又扯回原先的话题：

“舒云，昨天南松城那边杨陵派回来的人，说损失了多少金银？”舒云面色一变，道：

“被劫去黄金五千两，白银三万两。另外，以我们信誉担保兑付的银票十万两！”君惟明神情丝毫不变，又道：

“伤亡可是十一名？”舒云点点头，道：

“七死四伤。”君惟明又踱了几步，平静地道：

“杨陵猜测说是小玄洞的‘飞角五豪’干的？”舒云有些忐忑的道：

“是的。”君惟明道：

“有什么依据？”舒云咽了唾沫，道：

“事情公子已经晓得了，五天前那夜约摸三更，五个天

杀的蒙面人从五个不同的方向潜进了我们南松城的‘悦丰钱庄’，杨陵当晚稍稍喝多了点酒……”君惟明不耐烦地道：

“这些我都得到禀报了。那五个蒙面人身形高大，操同式兵刃——‘尾锤刀’，从头至终，五个人全没有吭过一个字。他们技艺强悍无比，动作快捷，行事老练镇定，又加上心狠手辣，舒云，就凭这几点杨陵就判断是小玄洞的‘飞角五豪’？再没有别的依据了？”舒云低声道：

“公子，当时，杨陵未能截住人家，自己也挂了彩，他事后又追不出线索来，因此只好就南松城左近的江湖环境来推断……”君惟明冷冷的道：

“说！”舒云忙接下去道：

“杨陵之所以猜测‘飞角五豪’，有几个理由，其一，‘飞角五豪’的身材极高，和那五个蒙面人十分相似；其二，‘飞角五豪’在十五年前方始出道，五个人所用的兵刃也是‘尾锤刀’；其三，‘飞角五豪’近年来生活不佳，手头异常拮据；其四，他们居住的小玄洞是在竹叶山上，而竹叶山离南松城很近，只有二十里路不到，运那批金银相当方便……”君惟明略一沉吟，道：

“这件事发生之后，杨陵曾有亲笔信给我。他为此事汗颜不安，信中也提起过对‘飞角五豪’的怀疑，只是没有说明原因，我想，他可能自己也没有把握所以才不敢提……”

舒云小心的道：

“杨陵交待传信的弟兄口头上告诉我的。公子，当时我也觉得理由有些牵强，故而未敢禀报公子。这种事情不是玩笑，一但弄不好，非但东西找不到来，还白白得罪了人，结下了仇……”君惟明笑了笑，语声和缓了许多：

“这一次，杨陵可真叫糊涂。他素来精明强干，却让人家耍弄了。舒云，你觉得其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么？”舒云犹豫片刻，道：

“我完全相信杨陵所说的一切经过，只是……我想，老辣精干的杨陵似乎不应该这般差劲，非但未能阻止对方五人的打劫，连人家一个人也没堵住，反而自己这边连伤带死的损了十几人，事后，费了两三天时间仍然找不出一点蛛丝马迹……以杨陵昔日的能力，他这一次的表现像有些失常……”君惟明缓缓的道：

“谁也有失常的时候。舒云，杨陵一定真是束手无策了，否则，他决不会在信上一再要求我亲自前去处理此事。他必然有无力解决的问题。你该知道，我去了，杨陵的面子上并不会增加光彩！”舒云点点头，道：

“我相信……公子，有些事在信上也不好讲，说不定我们到了那里会把经过情形弄出个眉目……”君惟明吁了口气，道：

“但愿如此了。”舒云轻轻的道：

“公子，明晨我和鬼见愁夏一郎随你离开府里，费小姐可知道了？”舒云口里提到“费小姐”，君惟明不由展颜笑了，就像服下了一颗顺心丸那般惬意，他双目中闪射着炯亮的光彩，愉快的道：

“她知道，我决定要去时，已告诉过她……”展开了悒悒的眉毛，舒云道：

“公子，说真的，费小姐被公子你救回府里也有近五年的时光。这五年可不是个短日子，任什么样的情感也该建立起来了。我们大伙儿全看得清楚，公子十分喜欢费小姐，费

小姐对公子不消说也有意。公子曾在贼人手里救过费小姐，即是没有这桩事，就凭公子你堂堂仪表，再加上你的聪明才智，费小姐也会心甘情愿的。公子，你也二十七八岁的人了，不能老把全付精神放在府里府外，自家的终生大事也该早些斟酌啦……”君惟明摸摸下颌，似笑非笑的道：

“不要急，舒云，就快了，这次南松城之行后，假若再没有什么漏子，你们就等着喝喜酒吧。”舒云高兴得睁大了两眼，兴奋的道：

“真的，公子？”君惟明笑着，道：

“当然，这岂能儿戏？”搓着手，舒云殷切的道：

“那我们可得快去快回，早点回来准备公子的喜事。这可不容易哪，要好好热闹热闹，铁卫府十几年来，这要算是第一号令人喜悦的事了！”君惟明笑道：

“老实说，我自己已有些迫不及待了呢，你就是再急，也还没有我心中来得急！”舒云一伸大姆指，道：

“行，公子，还是你有办法，‘西土有佛’！”君惟明古怪的一笑，无可奈何的道：

“‘北地出魔’，其实我非‘出魔’，对湘湘，我几乎‘入魔’了……”舒云笑道：

“费小姐也的确是美艳绝伦，倾城倾国。公子，自古英雄衬宝刀，才子配佳人，公子是文武兼备，仪表堂堂，费小姐是温柔娴淑，秀丽无双；公子与费小姐并蒂连理，正是天设地造的一对璧人！”君惟明眨眨眼，愉快的道：

“谢了，舒云，你这张嘴巴真叫灵巧……”舒云回忆着，道：

“费小姐是官宦世家，可惜时乖运蹇，在她父亲罢官还